

浪花

文艺性月刊第五期

5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
KDN 2236
吉隆坡合衆承印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 · 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浪花

第五期

出版者：浪花
 編輯者：浪花
 承印者：吉隆坡合眾印務局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236)

目

錄

- (一) 編者的話 — — 編者 (1)
- (二) 服務站 — — 編者 (1)
- (三) 教育下一代 — — 老者 (2)
- (四) 說與做 — — 笑清風 (3)
- (五) 膠林 — — 朗宋 (4)
- (六) 皮鞭何祇指向返一方 — 金翼 (5)
- (七) 海洋我的愛人 — — 青堅 (6)
- (八) 表妹的日記(續) — — 麗雅 (7)
- (九) 風雨之夜 — (獨幕劇) — 秋文 (8)
- (十) 愛情 — — 若雲 (11)
- (十一) 人不如狗 — (漫畫) — 漢洲作 (11)
- (十二) 剛果 — 東華華蘭作 白浪譯 (12)
- (十三) 相聲：洋牧師 — — 胡圖 (12)
- (十四) 詩詞雜誌之二 — — 沙岸 (14)
- (十五) 阿基 — 依度士著 濱映譯 (15)
- (十六) 金榜斯南裁一得名的傳說 — 鍾山松 (18)
- (十七) 觀雪惠州會館遊藝會演出後 沁遠 (21)
- (十八) 火的道路(續) — — 史 (23)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述記，雜誌，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用兩面。
- (二)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將。
-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住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七) 請勿一稿兩投。
-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 (九)

JAYAKAN BAHASA KEBANGSAAN

這些日子來，許多朋友都在關心浪花的命運，為浪花的前途擔心，雖然，大家是住在不全的城市，不全的鄉村，但是，由於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使大家內心都產生了共鳴，每一個人都會異口同聲地問：浪花第五期為什麼這麼久仍未出版？是經濟問題半途夭壽？是客觀環境被迫停刊？抑或其他不得已的苦衷？

是的，對於浪花的停刊，不能符合朋友們的願望，我們實深感抱歉，很多讀者在接到第四期後都盼望着第五期的到來，但是，浪花却宛如滿一死水，竟連一點漣漪都無以蕩漾，直到今天才姍姍地和眾相見，致使許多朋友不是紛紛地來信詢問真象，這一點表明浪花不是孤立的，無助的，她是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關懷的。

我們充滿信心，準備突破任何困難和阻礙，爭取浪花繼續出版。

在農曆新年之前，我們已經向訂戶交待過了，我們說浪花第四期正在排印當中，不幸得很，承印的印刷館發生了勞資糾紛，致使第四期的出版受到了阻礙，在我們極力的交涉下，第四期終於出爐了，但發行工作却無法順利進行，我們原望這宗工潮可以迅速解決，那里知道，一拖就拖上幾個月，一直到年底，我們準備更換印刷館時，出版准証又到期了，我們在十月間向政府申請新的准証，到今年三月底才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這樣一拖一拉，半年多的時間就過去了一塊荒蕪的土地上培植一株幼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編者的話

編者：

這一期我們仍然按照過去的形式編排，在質量上來說，仍然沒有什麼改善，我們知道，浪花的缺點很多，內容和形式都不夠符合讀者們的需求，因此，在綜合了讀者們向本刊所提出的建議和批評後，從第六期起，本刊將增加下列幾個版位：

(一) 讀者信箱：這一欄主要在答覆讀者們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文化、歷史和年青人的問題。凡有關上述問題的詢問，本刊將盡一切可能為大家服務。

(二) 藝壇點滴：本欄專門刊載關於電影、戲劇、話劇、美術、攝影等批評文章，歡迎朋友們投稿。

(三) 少年生活：這一欄是專門為那些

在學校的同學們開辦的，凡有關學校活動，如旅行、野餐以及一切集體活動的文章和照片本刊都表

示歡迎。

(四) 談談說說，說說談談的意思當然隨隨便便什麼問題都談，大家都可以說，不過為了集中起見，每一次本刊都規定一個題目，任由大家討論，發揮，然後由編者做一個總結。本欄來稿以簡練扼要，短小精悍為準則，文章字數不能超過一千五百字。第七期本欄的題目是：「武俠小說有害嗎？」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這是本刊編輯部改善本刊的計劃，我們不敢說能夠立即實現，但我們願意把這項計劃逐步加以推行，並要求讀者衷誠的合作，惠賜稿件，使本刊能夠逐漸走上軌道，以逐漸大家的心願，替健康文化作出小小的貢獻。

願本刊長命富貴，期期出版！

編者！

服 務 站

沙岸君：詩詞雜誌三篇大作前兩篇已刊在本刊第四第五期，下篇將於第六期刊出，您和洪浪君對本刊的幫助，我們表示萬二分的謝意，希望你們繼續扶持。

編者！

寒秋，郁文，秋火，趙柱，江松，洪浪，本刊將陸續加以刊出，并希望您們繼續賜稿。

編者！

馬明君：您建議本刊改為半月刊以適應讀者的需求，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我們非常贊全，然鑒於客觀環境，加上人力，物力與財力仍非常缺乏，故暫時將無法實現，但各方面都上了軌道，本刊將詳細考慮您的建議。

編者！

范桐君：您的幾篇大作都寫得非常好，不過由于內容太過於那個，故只好忍痛割愛，希望您能了解本刊的處境，我們希望您能繼續為本刊和讀者們寫一些比較適合環境的作品。謝謝！

編者！



教

育

下

一

代

老者

上課鐘聲響過之後，全學們並沒有馬上走進教室。大家那麼消遙自在。這最後一節的華文老師底脾氣大家早就摸透了。所以師生之間感情異常融洽，一切麻煩的功課都可以慢慢「商量」。於是乎如魚之得水，那幾個號稱「貓王」、「狗王」、「生理專家」和他們志同道合的朋友悠哉閒哉地憑欄遠眺、有的在大演無名拳或大跳扭腰舞。乒乓兵、嘻嘻哈哈，實有點像美國水兵登岸時那種奇特熱鬧的情景。在教室內呢？那更多姿多彩了！黑板上不知在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大烏龜和一些「美術字」，桌椅歪歪斜斜、紙團有如前綫上的手榴彈般拋來拋去。

「他媽的！看你爺爺和你算賬！」李全學不知怎的竟罵了起來。

「幹你那姆，你敢就過來，看你老子教訓你！」被罵的陳全學發怒了。

這個罵他媽的李全學也不甘示弱氣凶凶地跑了過去。於是，全學們都如進了電影院看「COWBOY」的片子，忽然嘻嘻笑聲沒有了，大家都神色緊張地注視着這一場打鬥。可是，正當刺激、緊張，千鈞一髮的一刹那，一個滿面得意之色的影子踏進教室。他不是誰，就是華文老師羅萬象先生。說起羅先

生沒有一位全學是不滿意的，可是就只有這一點他愛反對全學們打架。大家一見到羅先生進來也只好大叫倒塞地衝回自己的座位。而這一場令人咋舌的打鬥片也就告終了。

羅先生是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善闖世界，身材中等，從他那油滑紅潤的面孔和那半禿的頭髮看來便知道是個有點家產的人。不過百中不足中却少了一個大肚臍，否則就更福相神氣了。今天他羅先生慣例地拿着那本華文課本大搖大擺地擺進教室。他一看教室內此情此景不但神色不變，反而有滿意之容。他馬上一個箭步在黑板上寫幾個大字「朝氣勃勃」。寫完了之後，轉過身子，習慣了地手兜向上揮了幾下，說了幾句口頭禪：「好了！好了！各位！」他稍為的清理一下喉嚨之後，接着說：「我看到你們這個情形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年青人應有的朝氣。也正如校長常常所強調的活的教育方法……」

全學們聽了這句幾讚語又開始活躍起來了。

「好了！各位！」他又習慣地揮了揮手並又點又搖着他的腦袋。

「噢……：噢，各位，近來你們有發現我瘦多了嗎？唉！說起來真是話長。好在我並不糊塗，昨天我去看了醫生，檢查後，原

來我生了一種慢性病。哦！難怪我前年穿的褲子越來越濶了！」他本能地拉了拉褲子大概是實証給大家看的樣子。

「醫生並吩咐我不可講太大聲，這是對身體有害的。噢！所以嘛……：這一節我想讓你們自修。」他說到這里頓了頓。

「不過，全學們，你們有什麼問題要討論嗎？可以提出來討論，其實嗎，上語文課談談也是一種很新的教學法哩！好了，各位，有問題嗎？」

全學們心里知道又可以得到解放了，都暗中感謝羅先生的好心。一位向來最講現實的男全學叫嚷了起來。

「先生，你可以談談你生平歷史嗎？以後我們畢業後踏入社會也有個常識呀！」

羅萬象一聽這個問題可真合心意，心想：

「我一生光榮，值得驕傲的歷史，早想向全學們談談藉於鼓勵鼓勵他們，無奈全學們總是沒有問起，想不到今日也有我發表我人生理論的一天。」

照常先揮了揮手，搖了搖腦袋，並說了幾句好了！好了之得便開始神氣飛揚地發表起來了。

全學們都安靜了下來準備注意地聽。
全學們！未講我的歷史前，我先發表一

說與做

笑清風

我下的人生態度，我認為，我們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要求生存唯有到處適應環境，看風轉舵。以明哲保身這句名言為我的座右銘。

嘿嘿！告訴你們，那是我親眼看到的事情，當我在廈門大學唸書時，你們知道當時正是國民黨清黨時期。這一點我早就料到了，所以我永遠就跑到中間路線。然而和我同房的幾個同學就是因為愛搞政治活動，參加××黨。結果三更半夜探員來打門，這些同學被探員帶走後，聽說永遠也不會回來了！這種事件，那里都有發生。」講到這里，發出了一個對那些被帶走的學生輕視的微笑。

「大學畢業後，我來到馬來亞，可是不久日本人也跟着來了！那時生活實在困苦，而腦袋也沒有保障。不過，同學們告訴我，我絕不是傻子，我的看家本領不使我生命保存，就連我的父親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還安居在檳城呢！這就是明哲保身的又一佐証。嘿嘿！所謂「運到土變金」，後來我和幾個朋友在彭亨開了個金鑛，哈！難怪有人說南洋遍地黃金，這是不虛傳的。我們自

從開鑛後，生活改觀了。要什麼？洋樓！汽車！朋友！什麼沒有？這一段生活是我一生最舒服的！當時正不知有多少人吃木薯派日子呢！不過，好景不常，可恨的共產黨竟在我們鑛場附近出現起來，結果日本人便把我們趕跑了！在幾個月失業後，那筆可觀的財產也有「山窮水盡疑無路」之勢了，豈不知「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一位好友的介紹，我又一變而為報館的編輯。日本投降後，我一直留在那里，原因當地那些所謂僑領之流的口才不行，所以他們的演講經我們的修詞後可就好看得多了！那怕不能和他們打交情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那年，××校長不知聽了誰的推荐，又把我請去當教員。誰不知道教育是神聖的，所以我才願意離開報館而為起培育英才的教員來。後來，那位校長不知道怎樣竟不滿我的態度而豈有此理地把我解職了！他嗎的，他不知道，我一出來你們的校長就找我來這邊了！他是我的全鄉，所以我才一直教到今天。」

這一番光榮、偉大的演詞把同學們都聽

得目瞪口呆。他羅萬象看到這種良好的反應臉容更煥發起來了，只恨不得把自己的混世本領表演出來。

「哈哈！先生，你真不愧是『包羅萬象』呀！林全學不知為什麼那樣了解羅先生的心意及時的喊出了這句捧場的話。」

豈料羅先生聽後，忽然把醫生告訴他的話忘記了，十足像個大演講家般，振臂高呼起來，「同學們！坦白告訴你們，這個社會到處都有我們發財的地方！鈔票到處飛揚。可是要想抓到它們，就要看你們的手段如何了！同學們！聽着，在社會上要投機取巧，要生存必須能適應環境，看風轉舵！」

話剛說完放學的鐘聲便響起來了。他羅萬象先生如獲至寶般地離開教室。同學們也立志在心地回家去了！

炎陽俯視着大地、俯視着馬來亞之城。它不肖地觀着此地人們的手段一代比一代的進步，一代比一代的更自私、貪圖。

「整天咪咪叫的貓，是最不會抓老鼠的。」老鼠一聽到貓的聲音，就躲起來了，貓那裡還有抓牠的機會呢？

其實，人也和這種貓差不多的。當一個人的嘴動了，他的手腳就不會動了。你看，我們每天聽到不少人在高談闊論，要興建這個，要改造那個，動聽極了。但是，他們自己有沒有去做呢？沒有，既使有，也不過是做做樣子，過了一些時候就溜走了，這只能

騙騙不明真象的人吧了。

再看那些老百姓吧。他們說得很少（其實他們也不願多說），可是他們天天再幹，從早幹到晚，從年青幹到老，從生幹到死！兩手去做，才會做出一些東西來，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單憑一把嘴去談，而沒有做，就是談一輩子，也談不出什麼東西來。但是為什麼偏偏會有這種人呢？我想，這是人的虛偽的一個反映。



膠林

。 宋 朗 。

是多少次了？
橡樹的葉子落了又萌芽！

是多少次了？
雨季去了又重返！

在膠林裏，
我在工作時被雨淋了多少次了？
膠林裡的膠汁被驟雨沖去幾多了？
我流了多少沒有報酬的血汗了？

啊！都記不清楚了，都不曾記憶了，生活的希望，使我忘記了一切折磨。但是，我還清楚地記憶着：當我第一次跟着父母到這塊膠園時，所有的膠樹都是剛開割的；如今，所有的膠樹都長得更高更大了，膠樹皮也越來越堅硬了，而我，也長得如父母親一樣高大了。

第一次來到膠林時，過小溝須要父母的牽引，被螞蟻咬了就像啣大哭，放膠杯也放得不準，膠汁常常滴不進膠杯裡。那時，就覺得膠林是一個好玩的地方，聽橡實「必必別別」的爆裂聲，拾光滑而又有斑紋的橡實，或捉幾條小溝裡的游魚——這些，都是美麗的記憶。

而今，我長大了。多少個希望像泡沫一

樣破滅了，我開始領悟到現實的殘酷，生活的無情。沉默時，我多少次地思想着過去和人生，還有那許多膠工對上天的埋怨和對生活的感慨，也時常在我的腦際出現。漸漸地，我開始感覺到：膠林裡，是生活的戰場，是膠工們掙取生活的麵包的寶庫；但也是一個罪惡的深淵，多少人耍了許多手段，在這裡滿足了自私的貪婪！

生活的不如意，使我在清靜時常常懷念和思想過去。過去的日子，是一段辛酸的記憶，我忘不了，那小學時期的生活。那時，父母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早出晚歸地在膠林和黃梨園裡工作，而我，雖能到學校去唸書，但是，我沒有零錢，口乾了只有吞嚥唾液。又常常因為幾天向父母親拿不到錢，遲了繳交學費和書簿費，而被老師責罵，當時，我只怨，怨父母不給我錢。

現今，生活的折磨使我明白了過去的一切，使我明白了當時的父母，為什麼遲遲沒有錢給我交學費。

我再次記起了，在我唸五年級的一個星期天裡，我曾跟父母親到膠林去放膠杯。那時，正當父母親正要割完膠樹時，天邊忽然湧上了一堆又一堆的烏雲，在風的吹送下，烏雲馬上遮蔽了太陽，佈滿了天空，雨由遠而近，由疏而密，由細而粗地下起來了。父母親雖然急忙提了鐵桶，匆匆忙忙地收集膠汁；但是，雨來得快，也下得大，膠杯裡的膠汁，不一會就滲進了水，就滿了，就溢了……

我還清楚地記着：那時候，當父母親冒

雨把膠汁挑到「膠房」時，我已冷得打寒慄了，看看其他割膠人，也都冷黑了嘴唇。但是，他們似乎忘記了身上穿着的是濕淋淋的衣服，他們都匆忙地在濾膠，攪膠，壓膠，放膠或洗着鐵槽，嘴裏却在埋怨着老天，有的說：「再過幾分鐘我就可以割完膠樹了。」有的說：「真衰！今天又被沖去兩三片膠！」有的感嘆：「唉！這種天氣真叫人難過活呀！」

是的！這種天氣真叫人難過活。尤其是在雨季裡，天空烏雲變幻無常，有時上午，有時下午，有時晚上，有時連續幾天，天總是下着雨，膠工們十天有八天割不了膠，這怎不叫人難過活呀！

我就在這種難過活的日子裡長大，而今，我就在這種難過活的日子裡過活。我的生命永遠充滿着像運頭般的苦澀，就像其他割膠的人家一樣，我在苦難裡掙扎。當天空的烏雲在變幻，在湧動，在聚合，我的眼裡，就出現了父母親的爬滿憂鬱的小蟲的臉龐，我的耳畔，就響着父母親算了賬之後的嘆息。當膠樹上的葉子漸漸變黃，漸漸別離枝梢飄落，我就想起了光禿的膠林裏，風吹時的陽光下不再是一片動搖的陰影，而是一些死靜的枝梢的影子，我更想起了割膠人在當時的心情。

七月裡的膠樹，割了能夠滴滿一杯膠汁，但是，在這時却滴不下半杯。收完了兩「花」的膠汁，看看桶裏，心中不禁嘆息了：在以前，現在已經收了一桶，唉……「出膠」時，稱垂是那麽接近稱頭，唉……從園主的手中，接過了工錢和「膠單」，一看：膠價依

樣……。

雨，減少膠工的收穫，落葉的時節，膠汁減少了：這些，都是天在與人作對。天真沒良心，人真無奈何。但是，膠價為什麼卻有落沒昇？以前一担膠值九十多元，現在，却只賣得六十多元，這是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膠價的降落，風雨的侵擾，使膠工的生活的海裏掀起了巨浪。有的要養年老的雙親，有的要扶育幼小的弟妹，有的要負擔一家的費用，有的……這怎不叫膠工皺眉嘆息？他們的腦海裏，浮現着孩子們的讀書費用，家人生病時的醫藥費，雜貨店裏賒貨欠的賬，還有以後的米飯……以後，他們總不能綁緊肚皮呀！

於是，當天還沒有亮，當雞還沒有啼，在膠工的家裏，就響起了洗米聲，在通往膠林的黃泥路上，就有了腳車輪滑過，在黃暗的膠林裏，就有了燈火閃爍，那就是膠工在工作呀！

那正是好睡覺的時刻呀，為什麼膠工要在寒霧籠罩下的膠林裏，拿着銳利的膠刀割膠呢？頭上繫着的煤油燈，昏黃地照在膠工面前，照在「刀路」上。黑暗的膠林是那麽廣潤，另一盞燈火微弱地閃爍在遠處，夜裏割膠就是這麼孤獨，但是，工作令人忘掉了黑暗與冷寂，貓頭鷹突然響起了啼聲，不能令膠工感到驚悸，膠工呵，更不曾想到：前面是否有蛇隻在爬行……。

為了家庭，為了生活，膠工把睡眠的時間，廉價地出賣了，換得的，是幾片膠，是幾塊錢。也因此，膠工較有得吃，膠工較有得穿；但是，那白茫茫的濃霧，却依然籠罩

皮鞭何祇指向返一方

一杯清水，

一碗淡飯，

謝謝您呀，老媽媽，

您的心意我怎能將它來忘記。

頭上的銀髮，像是萬道光茫，

可曾為了什麼報答而放？

兩套衣裳，裹着質弱的身體，

縱有縫補也不期望你來買換！

老媽媽呀，還記您要我看一看：

皮鞭何祇指向這一方，

喝清水，吃淡飯的，

數也數不完！

謝謝您呀，老媽媽，

這一杯水，這一頓飯。

如今我們大伙兒在一塊，

工作里我似乎見到您在微笑！

· 金翼 ·

着膠林，籠罩着膠工的生活，蚊蟲也依然在膠林裏飛翔，更不斷地吮吸着膠工的血液，膠工的生活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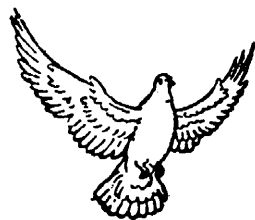
是多少次了？我在夜裏想起了朋友的來信。那也是在一個山城裏，山城的周遭是遼瀾又碧綠的膠林；但是，那兒有一間很大很大的「公司」，一切的故事都發生在那裏，而整個山城裏最響亮的聲音，就是那個「公司」裏的算盤聲，那聲音，響遍了膠林，響在每一個膠工的腦中，每一個膠工的生活裏。那個「公司」的大門，就像老虎血腥的口，日夜地打開着，貪婪地打開，向着每一個膠工。因此，膠屎和膠絲的價錢，還有割取了膠汁的價錢，一斤不超過一角半呢！

是多少次了？我在孤單的時候沉思。為什麼我的工作那麼長，工資却那麼少？為什麼我割了膠汁，要分一半給人家？這些，都因為我不是土地的主人。所以，我就像所有不是土地的主人的同胞一樣。我的血汗，滴在膠林裏，我的腳，踏死了膠林裏的雜草，我的青春，消磨在膠林裏……一切，我都獻給了工作，獻給了膠林；而膠林，為什麼冷漠地不睬我？為什麼不讓她的孩子都能流一滴汗，得一滴汗的報酬？

是多少次了？我沉默地望着綠色的膠林。看着大風沙沙地到來，掠過膠林，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綠色的波浪，我的心呵！充滿着感慨：那一天？膠工呵，掀起了洶湧澎湃的綠色的波浪？

踏着沙沙的落葉，我默默地走在膠林裏，樹上的麻雀呵！你還有什麼可歡唱？當我想起了以後，以後我必須離開這不是我的土地時，我的心呵！恨不得我馬上二十一歲！

海洋——我的愛人



△青堅▽

携着滿懷的憂傷，踏着沉重的脚步，海洋呵——我的愛人，你可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我要拖着象脚似的步伐，踏着一顆殘碎了的心來見你——我的愛人。

並不是我的一份感情過於脆弱。我的父母，他們曠達的性格並非沒有傳給我；只是呵，我不能忍受，不能忍受我所看到的一切！

你該不會忘記罷，愛人！第一次，我來看你時，是踏着愉快輕鬆的跑步，是擁抱着一份怡悅歡暢的心情，那時，我托着一個崇高的信念，一個美好的理想：我堅信，生活是多彩的，生命有如含苞的花，所以，當時的我：是以火般热烈的感情面對着你——我心愛的海洋，我更以豪壯的歌聲，唱出我的希望，唱出我對你的愛戀，是那樣的無保留，是那樣的坦誠，那樣的熱烈，那樣的深沉。這些日子裡，我受夠了。

我所喜愛的，別人不許我去愛，我所憎恨的，別人也不許我恨。美好的，別人不許我讚揚；醜惡的，別人偏要我歌頌。不合理的，別人要我承認，那是合理；合理的，別人要我接受，那是顛覆。

我想呼喊，但無形的粘布封閉了我的口；我想掙扎，奔跑，甚或飛翔，但無形的鎖鍊勒緊了我的身，手，脚。

我的父母，生給我一張嘴，一幅頭腦，但我的嘴別人要控制，甚至我的頭腦，別人也不允許我思考，不允許我發現。這一切，難道叫我永遠忍受！

愛人哪，你看，這是應該嗎？能永遠忍受嗎？對於這些不見人的動物！

我不能忍受，但又不得不忍受，替我想想看罷！我憤怒之火已將熄滅，我不憂傷嗎？我的心不碎？

而今，雖然見面對着你——愛人，但，我的喉嚨已經乾枯，豪壯的歌聲已不復存在。能夠呈獻給你的，是還能跳動的殘碎的心。

我不得不承認，我消沉了。只是，我並不願意。我要解脫，我要排除我的憂傷，我要找回我失去了的曠達和豪放。但是到那里去找呵？我茫然了。

我想起了，詩人曾說過，心愛的人兒能解除浪人的憂傷，能振奮鼓舞浪人的生命與青春。所以，我試着拖動我笨重的脚步來看你——心愛的人兒。但是我又想起了，我並非浪子，我是否有浪子的一份幸運，愛人是否能給我數語的安慰與鼓舞？我心愛的海洋呵，你能嗎？你答覆我罷！

啊！你的怒吼，你的叫嘯，你的激盪，難道是為我而發？我的不平，難道引起了你

的共鳴？你說啊，是嗎？你說說啊！愛人！好使我能安心；好使我能知道，是否還有人關心我——在這個國度裏。

啊！好再次的怒吼了，更振起你的手臂——向着頑石激拍。

是了！是了！我是如何的高興啊！我的愛人，你終於不使我失望，你替我表達了壓抑在我心頭的積憤。久積的郁結呀！終算是為我解開了。

我的歡暢，我的激奮，唯有你呀能給與！

我快樂死了，我真的快樂發狂了。

對！對！我想起了，狂人最自由。為什麼我不做狂人，或者瘋子！愛人呵，你說是嗎？為什麼，為什麼我到現在才想起呢？為什麼我不早想到做一個狂人？這些日子裡，却要被告悶所困擾，

愛人哪，你看，做一個狂人是多麼的自由，痛快，驕傲！沒有人能干涉，更沒有人能束縛，就連那些不見人的動物，他們又奈何之？

一個狂人，那是多麼的驕傲。能熱烈的愛，更能痛快的咒罵！

心愛的人呵！狂人的愛情是更加的真摯了。吮吸着愛情的甘露，狂人的歌聲更加了豪壯。翱翔着的歌聲，將激動愛人的心，將

表妹的日記

(續)
雅

38

小明病倒了。下午，據他的同事說，弟本來在上午時就有些不舒服，別人要他回轉家休息，他始終是不肯，結果昏倒在鋸木場。是晚上，雖然人經已清醒，可是却不想吃東西，儘是喊着要喝水。

看着他滿臉的病容和無神的眼神，我擔心極了。我說：「小明，你在家裡休息多幾天，別再去操勞了。」

「不行，姐姐，老板是不喜歡我們工人請假的。」他急忙地說：「要是我一天不去上工，就扣一天的工錢。」

「人都病倒了還不可以請假？」我驚訝極了。「沒有這種道理的。」

「真的，是不可以的，姐姐。」小明辛苦地喘着氣。「老板說，誰要是想請假，就不必再回去工作了。」

小明實在是辛苦，我不該再和他談論一些令他煩惱的問題，只好說：「妳好好地休息吧，明天再說好了。」

唉：怎麼辦呢？小明的身體本來就因為缺乏營養而顯得瘦弱，能讓他好好地調養一番，那是不能設想的。可是，我又要到那裡去找錢為他治病，進補？唉：說不得只好把幾只小豬也賣了。

39

昨天，賣了兩只小豬；今早帶小明看醫生去，證明小明的病是嚴重的貧血症，經過醫生的介紹，買了一瓶維他命丸。

下午，出門去購買東西；回到家裡時，却不見了小明，很是擔心。後來在房裡的桌子上見到小明的字條，他說：「姐姐，你不要生氣，我上工去了，藥丸我帶走了，妳放心，我覺得身體已經好了。」

早兩天，他就要上工去，我就是不答應，沒想到今天他會乘我外出時溜去，真教我拿他沒辦法，想起來傷心猶過生氣哩！

小明他也不是不知道愛惜身體，他聽我的勸告，只是因為環境促使他過份的勤事，現在環境迫使他自動放棄學業，現在環境又迫使他不能健康清減的危險，不斷地出賣勞力，去換取一份生活之必須品。

想起小明的遭遇，我禁不住要高聲喊叫：「一定要迫使貧窮人家走投無路啊！」

社會一定要迫使貧窮人家走投無路啊！

40

「什麼事！米姐？」我急著道：「妳還沒清楚一點嗎？妳急著說：『妳還沒有聽過嗎？』」

氣說：「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我們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說：「這我早就聽說了，講講倒說：『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對我們有個安置的妥善辦法才行。」

「可不是，每家賠伍佰元，搬了之後，我們還可以養豬種菜嗎？這些重要問題，都沒有給我門好好的答覆，我們要怎樣搬。」

據村代表的報告，對方對於村民往後的生計只說有辦法解決，但是那是一種什麼辦法，對方却說不出來，這教我們村民怎能安心地搬？在對方沒給予明確保證之前，村民是一定不搬的。務農的人家，離開了土地便沒有了生計，對方也不是不明白，但是却不肯接受村代表另外撥地耕種的要求，真不知安的是什麼一種心。

雖然我沒種地，豬也僅那麼三兩只，但是我的生活却是和整村人的生活連結在一起的。因為真的被迫搬之後，目前這一份洗衣與家庭教師的工作便即刻失去，而那一份得以維持生計的工資也就失去了。因此，我要堅決地跟着村民一起行動。

41

「什麼事！米姐？」我急著道：「妳還沒清楚一點嗎？妳急著說：『妳還沒有聽過嗎？』」

氣說：「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我們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說：「這我早就聽說了，講講倒說：『兩個月外都要搬離這個村子。』」

對我們有個安置的妥善辦法才行。」

「可不是，每家賠伍佰元，搬了之後，我們還可以養豬種菜嗎？這些重要問題，都沒有給我門好好的答覆，我們要怎樣搬。」

據村代表的報告，對方對於村民往後的生計只說有辦法解決，但是那是一種什麼辦法，對方却說不出來，這教我們村民怎能安心地搬？在對方沒給予明確保證之前，村民是一定不搬的。務農的人家，離開了土地便沒有了生計，對方也不是不明白，但是却不肯接受村代表另外撥地耕種的要求，真不知安的是什麼一種心。

雖然我沒種地，豬也僅那麼三兩只，但是我的生活却是和整村人的生活連結在一起的。因為真的被迫搬之後，目前這一份洗衣與家庭教師的工作便即刻失去，而那一份得以維持生計的工資也就失去了。因此，我要堅決地跟着村民一起行動。

(待續)

風雨之夜

(獨幕劇)

——秋文——

時間：現代。(一九六六年)
地點：馬來亞的一個漁村。

人物：

(1) 周大道：年近五十，當地土豪劣紳，封建地主，被封為大督，勾結官僚，有錢有勢，欺壓百姓，明目張胆，為非作歹，人民視為老虎，有惡霸之稱。

(2) 陳西光：年近四十，當地貪官污吏，吸盡人民脂膏，與土豪劣紳為伍，作威作福。

(3) 劉慶：土豪。

(4) 王右：土豪。

(5) 亞九：周大道的爪牙。

(6) 李發：五十歲，漁民。

(7) 李發嫂：四十餘歲，李發妻。

(8) 李成：廿歲左右，李發之子。

佈景：

周大道的家的客廳，裝飾精緻美觀。牆壁懸掛着幾幅國畫和書法。台中安置一張精美的矮圓桌，桌邊置有沙發。台後是酒櫥，台右是書櫥和小桌，桌上安有電話。台左是精緻的新型電視機和收音機。圓桌上安有花瓶一個，芬芳的花兒正吐着香氣。各種裝飾物襯托得夠藝術和夠潤饒。

幕起時：

周大道正愁着臉在踱方步。陳西光，劉慶，王右等則坐在沙發上沉思。好像有什麼事情致使他們想不出一個決策來應付一般。陳西光偶爾看看窗外，站了起來，走到窗前，然後朝向周大道的前面。

陳：周先生，我看天色不對，好像暴風雨就要來臨了，怎辦？要是起了風浪，我們的那個……不是要被風浪打沉，你想那就……

周：唔……我想起來了，村里的那個……李發老頭子，×姆，整天在外面說我搶他的漁船。這回，就利用他去把那幫貨運到關口，過了關，就什麼都好辦啦！哈……

(劉慶，王右，突然站了起來，興奮地注意聽周大道在說着這個辦法，而後異口同聲地附和着)

劉：噯，對，哈……。(互相打着肩膀)

陳：周先生，您想得真週到，(掄起大姆指)就這麼辦吧！(拍馬屁地，表現出一副奴才相)

周：(得意地)亞九。

(亞九應着上)

周：去把李發那個老頭子叫來。

九：是。

(亞九下)

(他們細聲地耳語着，突然得意放聲大笑)

(周大道走到櫥邊拿了一瓶香檳酒，倒了幾杯，拿到各人的面前)

周：來來來，大家乾杯，為我們的未來成功飲盛！)

(劉慶乾了一杯，興奮地跳到收音機邊，扭開音樂，正播送着時下的扭腰舞音樂……手舞足蹈起來)

(亞九上)(音樂聲隨而停止)

九：周先生，李老頭帶來了。

周：唔，叫他進來，陳兄，你們暫時到房裏休息一會吧！

(陳、劉、王等下)

李：周先生，有什麼事叫我來？

周：李老頭，哈……唔……你先別忙，坐。

李：不必了，什麼事你說好了。

周：坐嘛，有事托你幫忙，坐下慢慢談。

李：(有些驚異地坐下椅子)周先生，我欠你的錢……

周：李老頭，你誤會了，不談這個。呵！亞九！拿酒來。

(亞九應着拿了兩杯酒)

李：(接過周大道親手拿給他的酒，吃驚地)你……

周：來，李老頭，乾杯！

李：這……

周：來呀，乾了吧！

(李發把酒一口氣喝了)

周：(也同時乾了杯) 噯，這才算夠朋友嘛！哈……

李：周先生，到底什麼事，說吧！

周：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一幫貨，現在海中，怕天會下大雨，大船不容易靠岸……所以請你幫個忙，用你的小船把東西搬下，載到關口去，不知你肯不肯幹？

李：這個嘛！(微頓、在思索) 這是什麼貨呢？

周：你問這個幹嗎？其實大不了是樹膠和咖啡仔。不會很重的，行嗎？

李：這……

周：要是你一個人怕人不夠，我可以派些人幫你手，怎麼樣？

李：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錢嗎？哈……我周大道向來是爽快的，那當然，事成後，我一定不會少給你的。

周：隨便你要三千五千都不妨。

李：(聽到這麼大的數目，心也為之一動。他想到近來生活這麼苦，也正須要一筆錢用，也樂得賺他一筆，反正運那麼一

船的貨，並不難幹，只是) 周先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要是給水腳捉

到，那不是好玩的！

周：噯！這個放心，包在我周大道身上，担保一百巴仙無事！你可答應了吧？

李：你……你讓我考慮考慮好嗎？

周：那怎可以呢？時間已經這麼晚了，而且天氣就要轉變了。不然這樣，你以往欠我的船租一萬塊錢一筆勾銷，另外補你兩千元，算是給你的酬勞。

李：(吃驚地) 周……先生，說話算數呀！

周：我周大道從來不開空頭支票，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可以對天發誓。

(雷聲突然聲轟啊)

李：好……

(李成突然衝上)

成：爸爸。

李：你來這里幹嘛？(有點愠色，不高興地)

成：爸爸，周大道叫你來做什麼？

李：你別理我，回去吧！

周：李成，我與你爸爸有事商，你來有什麼事？

成：我們的船壞了，叫爸爸回去修理。

李：什麼？機器壞了？(感到有點意外)

成：是的，爸爸，回去修理吧！不然明天不能出海捕魚，那……

李：周先生，真對不起，你的事我不能答應了。船壞了，叫我有心無力，真對不起。

周：怎可以？……呵！你就把它修好了，才去吧！

成：爸爸，到底是什麼事？

周：是這樣的，阿成，我的一幫貨在海中，托你爸爸運到關口去。

成：是私貨吧？

周：……

成：那是非法的。爸爸你怎可以答應他去做那冒險的事呢？

李：你懂得什麼？

成：不行！要是給水腳捉去，叫我們怎辦？家里大小誰去顧？

李：周先生答應担保無事，你……

成：他能担保，他就可以自己去幹了，何必要動用我們？最近水脚大事活動，你是不不知道的！(轉向周大道) 周大道，

你別欺騙人，你發誓叫人去死，這真是天地良心，禽獸不如！

周：(生氣地) 阿成！你實在太放肆了！他媽的，我不是為了幫助你們，也不叫你爸爸去走這一水，你問他，我是怎樣答應他的。

成：爸爸，他答應你什麼？

李：他……他說事成了，把以往的賬一筆勾銷，全時給我兩千元酬勞。

成：爸爸，你就為了錢而去冒生命的危險，為他效勞，你不想想，萬一出了毛病，家里大小誰去管？

李：沒辦法呀！

成：我反對你這麼做！周大道，我們父子雖然窮，可是也窮得光明正大。可是你，

為富不仁，你的錢專從窮困的人民骨頭里榨出來的。是專靠私貨牟利，你比強盜……

周：住嘴！豈有此理！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告訴你，要是不答應我走這一水，那一萬塊錢，限你三天內清還，否則你可以嘗嘗我的利害！(把頭轉向背後，雙手

插向腰後)

李：阿成，不必再說了，就讓我冒着這條老

命一次吧！(痛苦地)

成：……這正所謂迫虎跳牆，周大道，有那麼一天，我要剝你的皮，吃你的肉。我要你寫保單。

周：哈……這才夠講義氣，保單，我可以答應，你不過事情一定要把它辦妥。（取下一張紙，寫下了憑据交給李成）哪！

成：（拿着它讀）我周大道托李登辦事，事成前賬可銷，另賄兩千元正。

周：亞九，你帶他們到我們的船上去。

九：是

（李登，李成，亞九下）

（陳西光，劉慶，王右上下）

陳：事情怎樣啦？

周：當然成囉！哈……李成這個小子要來搗蛋，也給我塞住了嘴，滾了出去啦，乖地替我們去幹！

劉：周先生實在是可以。

王：周先生實在了得。來，喝個痛快吧！

（他們圍着圓桌，喝着，吃着，哈哈地笑着）

（雷聲，閃電聲，雨聲，風聲，笑聲）

（他們時時看着手錶，一秒一秒地過去）

（約莫一句鐘過後，笑聲都停止了）

（周大道焦慮地踱着方步，陳西光摸着着雙手。他們的表情似乎感到坐立不安，唯恐出師不利，出了意外。每個人都

默默無語）

（突然門外敲門聲急速地响，幾聲犬吠聲）

（周大道緊張地打開門）

（李登，李成上）

周：周先生，不……好了。

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說呀！

周：老頭子和阿成給水脚捉去了。剛才有個親戚冒着雨趕來通知我，你叫我怎辦？他說你担保不會有意外的發生，現在你叫我怎辦？

周：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的丈夫給水脚捉去，關我何事？你怎麼找我來呢？

嫂：老頭子說是你叫他去運私貨的，你……求你保他們出來吧！

周：我幾時叫他來過？你別含血噴人！

嫂：你……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不但不肯保他們出來，反而一口否認是你指使的。

周：你的丈夫犯法，我管不了，你這麼說不是在破壞我的名譽不成？我要告官叫人捉你坐牢！

嫂：你，禽獸！（轉向陳西光）陳先生，你是地方上的官員，你說他這麼做應該嗎？請你評理。

陳：發嫂，周先生是當地知名人士，又是大富翁，他怎會去走私呢？我看，一定是你的丈夫和周先生有仇恨吧？不然怎會把罪嫁給他呢？

劉：對呀！周先生，有的是大商行，雜貨鋪酒廠，冰廠，油站的生意，全時椰園幾百畝吉，漁船幾十隻……

王：一輩子吃化都不完，他那要做犯法的事，發嫂，你受騙了。

嫂：那……天曉得，那怎會是真的呢？（沉默片刻）（突然眼睛失去了光彩）哈……我的丈夫走私，哈……我的天呀！難道我們窮人想錢想昏了嗎？為什麼？為什麼要去走私？為什麼要去冒險賺那不義之財？為什麼讓窮人活得那麼慘？哈……為什麼？周大道是富翁……哈……（衝着下）

周：周，陳，王面面相覷，全時也有所顧忌）

周：陳兄，怎辦？我的手摺在李老頭的手里

，要是被搜了去，那……

陳：別怕，我有辦法。讓我搖個電話，包平安無事！（走到電話枱邊，搖起……）

哈囉，你是劉警長嗎？……呵，我是××主席陳西光，……呵，是這樣的，大督周大道有事托你幫忙……唉，唉，就是那件事……包沒問題，那謝謝你……

哈……一定可以，……一定沒問題……再見，拜拜。（放下電話，走向周大道）

周：周先生，是嗎，我說有我一個電話就沒有事啦，不過要這個（一出手）五千元。

周：哈……區區的數目，算不了什麼！只要名存，世界怕沒有機會賺回來？哈……

陳兄，以後還要你幫忙的地方多着呢！（哈……）

（隆……）

（幕徐徐下）

！本文接自第六版！

呼嘯起愛人的驚濤——那是愛人的軀體，向前冲着，淹蓋了醜惡的國土，淹斃了滿口血污的動物，而腐朽的，或者是發臭的就一併讓他漂浮罷，以至消失於無踪……

大地是一片片的昇平，萬象更新。勞作的歡樂歌聲，伴隨着輕快豪邁的節拍，將在祖國的平原，祖國的膠林馳騁，飛揚。

呵！那應該是實在——未來的實在，只等待歌聲一響，只等待愛人的軀體向前挺進！

海洋——

愛人！就因為你隱蓄着這股偉大的力量！才深深的引起我的愛戀，引起我的尊崇。

而今，痛苦已是多餘，憂傷也是徒然。唯有狂人的歌聲，瘋子的號角，才能激動愛人的心，才能奮發海洋振起巨臂呼嘯，向前挺進！



愛情

若芸

「愛情」，這個名詞，對我們來說，真的太熟悉了。只要翻開報紙一看，就不難發現什麼「為情自殺」，「雙雙殉情」等新聞；雜誌，小說，電影中關於愛情的描寫更是多得勝枚舉，而關於愛情的悲喜劇，也天天在我們的眼前扮演着。

「愛情」多麼美的一個名詞！它代表着
一種高尚的感情，它意味着生活的幸福。當
一對青年步入戀愛階段，一起工作，一起學
習，一起對着生活高歌時，誰能說他們不是
幸福的呢？

在舊社會裡，男女的結合是毫無感情可言的。在奴隸社會，婦女被當着奴隸，自然無所謂愛情，如果有的話，也不過是佔有。在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並沒有什麼不同。在「三從四德」的封建道德觀念下，她們只能「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完全沒有選擇對象的自由，男女間的愛情，只限於極少部份「婚後才戀愛」幸運兒，其他的人的幸福，都被封建制度所埋葬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法律上承認「男女平等」，並且還提倡「自由戀愛」。但所謂「男女平等」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女子在社會上

的地位還是附屬於男人、因此，婚姻成了買賣式的婚姻，而「自由戀愛」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自由亂愛」。男方選擇妻子的標準是「年青貌美，溫柔體貼」，而女方對男方的要求無非「家財巨富」。這種建立在錢財和貌美上的愛情，一旦女方「人老珠黃」或男方「不幸破產」，「愛情」也就結束了。

真正的愛情，是超於金錢與勢力之外的，真正的愛情，是建立在雙方共同的政治理想、共同的生活志趣和對對方的優缺點是深刻了解的。青年們可以根據這個原則去自由選擇自己心愛的伴侶，而不受第三者的干涉；青年男女們的結合，也只基於彼此深刻的愛情，而不考慮對方的經濟情況和社會地位，由於這樣，雙方生活在一起時才能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生活才會過得幸福。但目前有許多青年朋友，却忽視了這一點，對戀愛問題草率從事，結婚後才來鬧離婚、弄出很多對雙方都不利的事情來。希望正在戀愛中或準備找對象的青年們好好處理自己的戀愛問題，使自己在以後的日子裡能夠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人不如狗。

漢洲作

剛果

東華華蘭作
白浪譯

黑孩子在他們母親掌上起舞，
那是他們親愛的土地。

他們經已開始驅逐白皮人，
那些蹂躪殘踏他們土地的「聖人」
而今革命戰爭已在土地上燃起。

他們經把幼苗，
（打從痛苦折磨的怨恨中），
種在白臉婦女甜蜜的軀體上。

他們的孩子在創造天堂，
在他們親愛的土地上。

世界驚異的看到，黑色的非洲呵！
被壓迫的歷史，你已經像夜晚巨人
般起來，
燃起永不熄滅的生命之火。

在力量的翅膀下出現了剛果，
（人民的力量是永遠阻礙不了）
「高貴」的白皮人終將輕易被打跨。

那麼人民在世界上支配一切，
土地上的的一切也全屬他們自己的！

相聲：洋牧師

胡圖



時間：最近的一個下午。

地點：市內一間屋子的客廳。

人物：甲——市民。

乙——甲的好友，為一膠工。

（開場時，甲乙兩人齊站於台上。）

甲：老弟，怎麼好久不見，愁容滿面？

乙：唉，膠價猛瀉，工資大跌，生活真個是

苦不堪言，老天不憐。

甲：愁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乙：可不是。可是人逢倒運事，偏逢開心事

澆愁。

甲：什麼開心事呀？

乙：說來話長。

甲：請快開場。

乙：却說五十五時五十五分五十五秒前，年

時……

甲：哦——什麼又「五時」呀？

乙：下午的時候，我們村子裏來了一輛背後

塗着「上帝保佑平安」字樣的德式「烏

龜車」鑽出了個傢伙。

甲：怎樣的呀？

乙：藍色眼睛長鼻子，身着白色長袍子。

甲：哦——洋牧師？

乙：不錯。他手裏捧着一大疊「妖經」，

車裏還裝着上帝「聖旨」、「聖歌」、

「聖糖」、「聖娃娃」、「聖果」……

甲：什麼叫「聖糖」、「聖娃娃」、「聖果」

「？」

乙：就是糖子、洋娃娃、果子凡是他的東西

都得按上「聖」的，橡膠印章，因為這

是上帝賜與的。

甲：這些撈什麼幹啥的？

乙：這是對孩子們的物質援助。

甲：物質收買。

乙：接着他去找商量片刻，不久村裏的新聞

到處廣播，告訴村民今晚民衆會堂放映

香艷，緊張，刺激的電影——「泰山救

美」。

甲：這到底是攪什麼玩意兒？

乙：等大家看到完了電影，才知道是什麼一

回事。

甲：什麼回事？

乙：那洋牧師立即粉墨登台，輪到他表演。

甲：哈！以糖哄孩子的手法。

乙：聽「聖言」的滋味大家過去已嘗了飽，

者番再來，一個跟着一個，打算溜之大

吉。

甲：洋牧師呢？

乙：他一看情勢不妙，急得尿流屁滾，趕忙

用福建話叫道……

甲：他懂得福建話？

乙：人家是特別訓練的，（洋腔）「大家不要走！我講完，再要放映好戲」太空飛俠」！」

甲：好戲在後頭。

乙：於是有一些人留下來（咳嗽幾聲，裝洋腔）各位親愛的同胞（甲插言：真親熱！）我這樣稱呼大家，因為我們都是親人……

甲：親人！

乙（洋腔）：「因為我們都是阿當和夏娃的子孫。我奉了上帝的旨意，從千里迢迢的美國趕來馬來亞傳播上帝的真言。上帝迫切盼望大家皈依基督教，那麼死後就能上天堂享福，不然就要入火鍊英雄的地獄中去，那就不得了！」

甲：簡直在放屁！美國太空人從沒見過上帝和天堂。

乙（洋腔）：「那是他們的命運太不幸了」。這時有一個老太婆站起問道：「牧師先生，現在我們的生活都很艱苦，要怎麼辦？」洋牧師的尖聲即升至一百度（洋腔）：「只要你們信仰基督教，就能脫離苦海！」，「真的？」老太婆睜大了眼睛。他又滔滔不絕地「聖」談（洋腔）：「基督教是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美國政府正在不斷發揚這種精神……」

甲：但美國現在正大行種族歧視政策。

乙（洋腔）：「這是謠言！」

甲：為什麼去年發生了黑人大示威？

乙（洋腔）：「這不過是他們散散步。」

甲：為什麼派出大批軍警，洋狗鎮壓？

乙（洋腔）：「我，我美國軍警，狗兒歷來都很想同黑人親熱親熱、打打交道，這都普遍得很，不足為怪。」

甲：那麼出動救火車射水呢？

乙（洋腔）：「因為他們口渴了，想喝些水。」

甲：捉他們坐牢呢？

乙（洋腔）：「這是為了改善他們住在貧民區的不安全不衛生的情況。君不見美國牢房又高又大又牢固嗎？」

甲：啊！真個是「好」住所！阿彌陀佛。

乙（洋腔）：「我們的耶穌主張忍讓，他說：『如有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讓給他打……』」

甲：（打了乙一把掌）再讓我打另一邊。（欲再打，乙阻止）。

乙：老兄！你頭腦清醒清醒吧！我可不是洋牧師，別把假戲當真做。

甲：對不起，對不起，你的演技造詣太深了使我如親歷其境。

乙：奴才精神鼓吹了後，又天南地北扯了一個多鐘頭，本來還打算談下去，可是怎麼也談不下去。

甲：為什麼呀？

乙：收効太大了！他的催眠術使三分之一的人，包括官爺名流在會堂內打鼾打瞌；三分之一早已被催眠在自家的床上了。

甲：哦！果然不見！

乙：後來他滿肚子火氣的推醒那睡得正甜的村長，村長還糊裡糊裡的問道：「阿妻，為什麼三更半夜把我叫醒？什麼事啊？」（洋腔）：「[Foolish! all are Foolish!]

隔天，洋牧師便不辭而別，可是剛離村子還不到一哩……

甲：怎麼？

乙：「烏龜」車翻到溝裏去游泳。

甲：洋牧師呢？

乙：到天堂同上帝一塊享福去了！

（下）





詩詞雜談之二

沙岸

李杜詩對後人的評判

唐詩至盛唐，（約公元七一三到七六六年，即從唐玄宗到唐太宗大歷元年，前後約五十五年），這時期是詩的成熟時期，當時的詩光輝萬丈，爭妍鬥麗，但是唐詩極興盛時期，亦是中國詩歌的最輝煌燦爛的時代，詩的演進已達到了最高峯，當時不但傑出的作家無所數及，就以詩的無論在形式上或風格上都有極大的改革，在這時期裏最偉大的詩人可以算是李白和杜甫了。

首先讓我談談李白的詩作與後人給予評判之得失；李白是一個才學絕頂高超的人，在當時解放浪漫的時代裏，他有時隱居深淵山間，有時沉醉於酒肆，而有時練丹修道，而又有時放浪江湖，這種種是最能反映出當時浪漫時代和代表了當時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他的歌唱是毫無被束縛而奔放，酷愛大自然，以至形成他詩作豪逸的風格。

李白的詩長於古樂府，但以風格上言而却有種種的不同，如：有頹喪的，悲觀的醉歌，美麗

的艷歌，有飄逸奇特的遊仙詩，有沉痛的議論詩，也有客觀的試作民歌，也有個人的離愁別恨的歌詞，由此可見他的才學真是有如神龍變幻，天馬行空了，誠如皮日休所說：「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入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真正能了解他的詩作，即可知道他却是個才氣磅礴，大筆淋漓的人，後人稱他為詩仙，可說是毫無半點誇張的事實。

李白詩作形式繁多，尤其是樂府，到了李白的時候，可以算是大集成了。然而總括的說，他的特別長處有三點，第一，樂府本來起於民間，而當時文人受了六朝浮華的餘毒，而不敢充份的運用民間的語言和風趣，而李白却認清了文學的趨勢，大胆的使用了民間的語言，且容納了民歌的風格，不注重於雕飾，所以可見他是最近於自然的。第二，李白的創作精神是與眾不同的，他絲毫沒有力求功名科第的念頭，

也能了解我們，李白的不朽作繁多，如：將進酒，行路難，長相思，長干行，關山月，子夜秋歌，春思，月下獨酌等等都是為後世所傳誦的佳作。

時至杜甫，（即盛唐時期開元天寶七五五年，也即八世紀中葉），當時的離亂來的突兀，給人們帶來無限的愁苦，把一些多年來做着美夢，過着狂醉高歌的生活的人都驚醒了，他們必須過着實際的生活，至使他們都變成消沉，無可否認的，這種時勢的變遷文學與潮流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有人說這是唐代文學的一個轉捩點，形成了當時的文學一種新趨勢。

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一個離亂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至於內容當然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杜甫剛好是處在這時代，也是這時代創始人最偉大的代表人，雖然隨後相繼而起不少的同道者，給予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成就。

杜甫的詩被今人易君左稱為世界詩壇一顆巨星，在中國詩壇是眾星環拱的北斗。的確不錯，所以後世尊稱他為詩聖，他的詩神境極深，意氣平淡，王漁洋也極推崇杜甫詩的七古：「七言古

詩，惟杜甫樸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蓋子美之作，出入風雄，兼該蔣梁。其波瀾開合，則用初唐之體勢，而行以縱橫沉郁之氣，雖有時險怪峻絕，仍從容於法度之中，氣概筆力，真已盡七古之變矣！「杜甫的七古故然如此被人所推崇，然而他的絕句則不及李白，杜甫雖也和李白大膽的運用民間語言，但其用句却非常工整，比起李白他是較為嚴肅的。

李杜的不同之處：李白是代表隱居避世的放浪態度，而杜甫是代表中國民族積極入世的精神。因為李白當時是處在開元天寶的盛世，那時天下太平，民間過着平淡的生活，所以形成他對文學態度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浪漫和意境的做作。而杜甫當時是由於社會的亂離而造出他的積極思想，他流離千山萬水，歷盡人類最艱苦的遭遇，使他對民

間生活有深切的了解，故他的詩作大半是諷刺當時朝廷的腐化，指摘當日的政治社會狀況。為民間訴盡那悲慘的生活情景，所以他是能夠了解人民的疾苦，因此杜甫才是人民真正代表的詩人。杜甫的詩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大亂以前的詩。第二期是他處身在離亂之中的詩。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後的詩。杜甫雖是個窮困詩人，但盡

管他是如何貧賤，始終不能移開那種談諧風趣，甚至到他晚年却如此，其詩作中有很多充滿着滑稽風格，而間接地反映出他對當時政治的失望，他著名的作品很多，如：麗人行，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哀江頭，哀王孫，北征，羌村，新安吏，石壕吏和無家別等都是為後世所傳誦的不朽作，其作品的豐富和價值真是無法依舉了。

阿基

(續)

依度士著
濱映譯

一個接一個的賓客相繼離開了，種種的理由被搬了出來，有的說要回去餵孩子，有的則說阿基正在病中，不忍多加騷擾，很快的宴會一哄而散變成沉靜的一片。

熱鬧的宴會雖然是結束了，可是阿巴可高興極了，他得到許多客人帶來的禮物。禮物之多，就是分幾個給妹妹拉士蒂玩玩，他也不以為意。

蘇拉士咪對一哄而散的客人還在驚訝中，但阿基只是一直微笑個不停，他嘲笑著那些相繼離去的客人。

阿基的末日越來越迫近了，看看只剩下六十三天了，這時充滿在他倆夫婦腦海里的，是阿基的壽衣問題，而且極早的預下來是迫切需要的，更何況是蘇拉士咪也認為這些瑣

碎的小事是會花去許多時間的，急不容緩的事情還有墳地還沒有預定下來，倘且阿基也還沒有與主任談判過有關他家庭的贖身問題。

今天早晨在阿基還沒有上工之前，他向太太保證說，他今天一定要找主任談個一清二楚，而蘇拉士咪也催促他說，等他一放工回家，他們就一同到市場上去買些白布，除此之外，他們也計劃購買一些玫瑰花，棉花之類的東西。

阿基心裏想，這些待辦的事情都能夠順利的安排下來，他有一種歡愉的心情上工去，在路上他一直在想，到底應該怎樣盡心地重新提起他在六個月以前向主任談過的說話，因為自那一次以後，主任就不再聽他提起有關他的死訊的說話，阿基每每一要提起，就會高喊：

「我的神經受到騷擾，我是神經病，我是神經病者。」
可是今天不管怎樣，阿基還是決定提出

談判的，既使是會受到主任的責罵，他也會置之不理的，阿基真不明白，為什麼這許多的人竟會僅僅因聽到一個人的將死而掀起那麼大的風波，好像是把一個人的死視為一件不平凡的事一般，其實奇怪的是，對一個人的死，他們掀起巨波，可是如果有四十六個人活生生地被一個殘酷的國王所活埋，他們置視若罔聞，不發一言。在這之中，到底一個人的死與四十六個人的死的分別在那里呢？

在戰爭中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千千萬萬的戰士噴出了最後的一口氣，與世長眠，而他們在報章上看得到的只是輝煌的戰果，或我是退兵的消息，對於那些死去的戰士，却隻字不提。

阿基默默地沉思，他想人類看起來，似乎已經不能再健全地思考了。以這個結論，他進入主任的辦公室。

這一次主任一反常態，他很高興和歡迎阿基的到來，還招呼他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當阿基還來不及說話時，他就搶先一步很認真地說道：

「阿基先生，自從你那一次談話後，屈指算來，已經六個月了，這六個月來，我還不曾好好地睡過一覺。（「說謊」立刻掠過阿基的腦子，其實人類就是喜歡大吹大擂的。）我真害怕會在夢中夢見那個將死的你，因為只有那些神妖鬼怪才知道牠們的末日，阿基先生，如果允許我問的話，你是不是也是同屬牠們其中一類呢？」

阿基臉帶笑容地聆聽着主任的談話，他真想脫口大笑的，但他還是忍了下來，很怪謔地回答：

「只要人類還相信神妖鬼怪的存在，那麼牠們從來就不曾死過。」

「我同意你的說話，但又有什麼理由說你會死呢？」主任接着問。

「因為我不是神妖鬼怪，」阿基說：「我是一個像你一樣普通的人，也將像你一樣的死去。所不同的，我知道我將會在什麼時候死去，而你却毫無所知，難道說這是很奇怪的事不成？本來嗎，人的智識就是不相同的。其實，人原是可以知道他到底會在何時死去的，你可曾聽過，為什麼一個做父親的，將財產分配給他的孩子，因為他懂得他就要離開人間；難道說如果我也知道我的死期，也真得會那麼使你驚奇嗎？」

主任張着嘴呆聽着阿基的分析，欲答不能，亞基又接着說：

「對死的認識，產生了對死的鬥爭底勇氣！」

但是對於這一些，主任已不再多加思索了，他也不再覺得在即來臨的八月廿六日讓亞基停職是一件為難的事，他特別註明「逝世」的字樣，做為亞基停職的理由。對蘇拉

士味釀着問題，他也寫上她的丈夫是在執行職務時死亡為理由。

最后，他兩個緊緊的握手，主任的眼里流出了淚水，白而清澄，他從袋里抽出手帕將眼淚揩去，但當亞基出去後他也坐下來寫完了亞基的停職報告時，他却感覺到像完成了一項責務，一身輕鬆，他的神經也從此不再騷擾他，他也為此驚奇，但是這個驚奇會不會再騷擾他呢！那他就知道了。

傍晚的時候，亞基夫婦愉快地在市場上散步，他們談論着美國出品的影片，同時也談起那些排列在路旁的精美汽車，亞基說：「我們沒有機會擁有這些，蘇拉士咪。」

「說不定擁有汽車的他們，並沒有我們這般的幸福，那些人都是怕死的。」蘇拉士咪答道。「是的，在那未來的世界里，人們根本不震要汽車，在那里人們也不需要以汽車為金錢，享受而追逐。」亞基說。

在愉快的歡笑中，他們在找尋布店，他們決定買條白布用着包裹亞基的屍衣，在一間孟買人的店門口，他們停下來詢問。

「約（口旁）！有的，太太。」那孟買人一面回答，一面跑去在一個櫥子里拿出了一匹白布，拿給亞基夫婦觀看，蘇拉士咪還來不及問明價錢之前，那孟買人就先大事吹插一番：

「這是上乘的白布，歐洲人很多人買來穿，做恤衫也可以，做娘惹裝也可以，做禮服更好，做外套也不錯……。」

「做壽衣可以嗎？」蘇拉士咪突然插嘴問道。

愛吹插的孟買人一時可答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他才像是一個身受痛苦的人一樣地回答：

「壽衣，太太？做包裹屍體用？這種布，太太？呀，別開玩笑吧，太太！」

「不，是真的。」蘇拉士咪很認真地說，同時指向亞基：

「再過一些時候，這位先生就將死去，要多少布才夠？」

「十個米特，」那孟買人慢條斯理地回答，同時也把視線投在亞基那健壯的身體上，從他的舉動上看來，他又是半信半疑，而且還感萬分驚奇，這一些使得他頭暈腦漲，而在他的臉上嗎，又被恐懼所佔據，尤其是當他看到他們兩人却像若無其事一般地平靜的時候，他快要不寒而慄了。

「他會死，太太。」他緩慢地說，雖然布還沒有經過討價還價，他就已經剪了下來。

「多少？」蘇拉士咪問。

「什麼，太太？」

「價錢多少？」

「約（口旁），就已經剪了，就算八個盧布吧，太太。」

那孟買人這時才恍然大悟，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含羞苦笑地回答。

蘇拉士咪相信他的話，因此也就不再還價，把錢付了給他。雖然他仍然在恐懼中，但他還是不忘老本行，還是從這將死的人身上，攫取一筆可觀的利潤。

在滿足的笑聲中，他對他的同伴說：

「那位先生就將死去，」

「我把布價提呀提呀，現在我要為惡（口旁）心而死了。」

第七章

八月十六日，這一天整日細雨霏霏，電

光閃閃，長單們只要一見如此情景，經常會預言說，莫大的災難就要降臨到人們的身上了。

阿基穿上了精美的衣服，像是一個要出遠門旅行的人。阿基兩個排好的面頰，健康的身子，處處都是健康的表現，有誰見了他，敢說他在幾小時後就會死亡呢？他穿上了平生最好的衣服，因為他要歡迎那從遠方到來的客人，從上空而降的天使——死神。

蘇拉士咪在他的床上鋪上了一層白綢，又將鮮花香水散佈其上，整間寢室充滿着溫柔的香味，迎風撲鼻，她還燃上了香，使到原有的香味更加濃艷。

阿巴與蘇拉士咪已經申請進入學校，他們在幼稚園里已經就讀了三個月，從早到晚玩個不停，根本就不去理會那將死的父親。這時蘇拉士咪正在外面準備着一些必要的工作，而阿基的朋友們也將在五點前後陸續到來，因為早就擬定了，阿基的屍體要依時下葬。

阿基的同事們這時也忙着準備柩車，他們用黑色的絲帶將整輛車團團的圍繞起來。主任手里拿着一張白紙，不停的唸着他為阿基寫下的悼詞，準備阿基在等下上柩車前做最後的誌悼。本來他是有意在他的悼詞中宣稱，像阿基所經歷的這種死是舉世無雙，而阿基嗎看起來也像是與死神結交了好朋友。但最后他還是改變了，因為他怕這樣的說話可能傷害了阿基的家庭。

主任還不時抬頭探看掛在牆上的時鐘，嘴巴却不停地罵這罵那，他覺得那鐘像是沒動過，怎麼剛才是十二點，現在還是十二點，他生氣地罵個不停。

「阿基之歌」的作者，這時看起來像是滿懷懊悔，因為這許久以來，他就從不曾相

信阿基真得會無端端地死去，那首歌他自己也不過是視為一首詼諧之作而已，但是現在眼看著那些職員們正在為阿基的將死做着各種準備的時候，他就不得不為此大吃一驚。

他感到不安和懊悔的是因為他做了那首詩，大事把阿基戲弄一番，為了彌補他的過失，他現在正在聚精會神理頭另創詩篇，準備在阿基下葬前為他歌頌。

其他的人，包括阿基夫婦以及他們所認識的人，大家都以各不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時至下午差一刻就到三點時，阿基上了床，他打算在步行中或坐着死去，他仰面躺在床上，兩手交叉地放在胸膛上。阿巴和拉士蒂被阿基遣了出去，門也被關上了，他還吩咐蘇拉士咪在他身邊躺下，但他又不准她望着他，尤其是在面對着死神的這一刻。

「我不相信，這一次你一定要堅持面望着我，蘇拉士咪。」阿基這麼說：「健康的人與死神的鬥爭是非常熾烈的，我不要你淚眼汪汪地送我到天堂去。」

蘇拉士咪只好服從，她認為這時再去與一個將死的人理論是不好的。她雖然是躺下了，但却用背向着他，這一來對阿基與死神的鬥爭，她就全不知情了。

就這樣半點鐘過去了，蘇拉士咪盡管知道此時已是三點有多了，但她還是不敢轉過身來，因為她恐怕，萬一阿基與死神之爭還沒有結束。

三點二十分鐘的時候，她才敏捷的轉過身上，一瞥之下，她發覺阿基的眼睛已經緊緊的閉上了，她喚了他幾聲，可是他沒有回答。

「他死了！」這三個字迅速地閃入她的腦海里，她不由自主地悲傷地痛哭起來，他從床上一躍而起，開了房門，毫無目的地匆

匆忙忙的跑了出去，在哭聲中，她的頭髮散亂地垂了下來。

正在庭院里準備柩車的職員們，一見蘇拉士咪此時的情景，他們立刻意識到阿基已經離開了人間，他們爭前恐後地沖入死者的房間。可是，很快的在死者的房門口掀起了三場風暴，進去的職員，不理眼前的阻碍，三步做两步地跑了出來，你踩我踏，亂成一片，誰也不敢將房門所見告訴外面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阿基的家，還沒有進去的那些，由於如奇心的驅使，拉頸伸腰，欲一睹為快，但一見之下，個個都匆匆忙忙地離開了，以致最後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庭院里又恢復了平時的沉靜。

大家走了之後，蘇拉士咪才像大夢初醒般走進房間，她看到她所意料不到的，這時，阿基竟像若無其事一般，無端端地坐在床上大抽其煙，她的這一驚雖是非同小可，但她還是壯着胆，斷斷續續地說：

「阿基，你還沒有死？」

阿基聽到她的問題，躍身而起，他目不轉睛地盯着她說：

「蘇拉士咪，你說什麼？我還沒有死？是的，我沒死，慈祥的上帝救了我，剛才我只不過是睡了一覺，但却被那班職員們驚醒。」

阿基聳聳肩，站好身子，以閃閃有光的眼光對蘇拉士咪說：

「蘇拉士咪，既然我不像一年前所說的一般死去，那麼讓我告訴你吧，我不會再早地死去，我的兩個孩子，需要我撫育長大，因此我要長久地活下去，聽着吧，蘇拉士咪，我會死嗎？除非那是我六十歲的時候。」

（待續）

◆◆◆金榜斯南莪◆◆◆ ◆◆◆得名的傳說◆◆◆

鍾山松

幹那傷天害理的事

他同情金榜人家

為了生命的安全

散夫人類善良的本性

然而

那無辜的孩子……

他請求解脫內心

為負疚的痛苦

他必須拯救

這無辜的孩子

他不能讓金榜

塗上血腥罪惡的歷史

他必須拯救

這無辜的孩子

是夜

濛濛月色

仁慈的彭古魯

命忠心耿耿的老僕

帶領着花瑪抱着孩子

避難到金榜彭古

他偷偷引了一把火

在花瑪的屋裡

一陣風掠過樹梢

火種成熟了

金榜起了騷擾

阿卑，阿卑

金榜包圍在叫喊聲裡

人羣

從四方八面奔來

他們叫喊

但不援手灌救

他們心裡慌亂

但慶幸的笑意不能掩藏

他們交頭接耳

竊竊私語

斷定這場大火

是救阿拉

是祖先除妖的聖火

巴列像被沾污後的少女

日夜淙淙泣訴

它遭遇不幸的悲愁

但却揪不起驚水的波浪

日子像抓在手心中的

一陣輕煙

它從指隙間溜走

悄悄無聲無息

哈里貓大王來報仇的恐怖時刻

已成了八年前的事兒

(五)

金榜裡來個小孩子

捲曲的毛髮

棕色油滑的肌膚

烏溜溜的眸子

結結實實的胸膛

他爬樹採檳榔的身手

連猴子都得認輸

他能潛入巴列裡

徒手捕捉魚蝦

這個人見人愛的孩子

出入彭古魯的門戶

人們都說是

彭古魯妻子在金榜彭古養的孩子

然而呀

孩子的名字叫斯南莪

他是花瑪的孩子

(六)

八年前

那個濛濛月色的晚上

花瑪戰戰兢兢

抱着出世不到兩天的孩子

緊跟着彭古魯的老僕

在齒刺遍佈

在枝藤阻路

在虫鳴鳥啤的黑暗森林裡

按耐着肉體創傷的痛苦

抑壓住死亡的恐怖

披星戴月地奔逃、奔逃

日掛中天

花瑪三人才得在

彭古魯的娘家喘口氣

老僕代傳了主人的話

從此花瑪就在此安下了家

花瑪盡心盡力

把孩子養育

把全部的希望

寄予在孩子的身上

宿願未酬

烏馬沙益就把她帶走

八歲年紀的斯南莪

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

彭古魯把他招回到身邊

他是他唯一的親人

(七)

金榜里有羣猴子

累月經年為犯農作物

人們曾經行盡了方法

猴子仍然在樹上打筋斗

人們請教巫師
巫師已作法驅逐
猴子成羣結隊
在金榜裡作惡依然如故

彭古魯終日憂心

一日猴羣不除

金榜人家

無法生活得安靜

(八)

小小年紀的斯南莪

有了驅逐猴心的好辦法

彭古魯沉重的臉上

綻開歡愉之花

他依照小斯南莪的話

把辦法告訴金榜人家

於是

大家弄來隻猴子

聰明的小斯南莪

剃光猴子全身的毛髮

光禿禿的猴子

被塗上七彩的恐怖面孔

被扮得面目全非的猴子

在猴羣的地方釋放

猴羣見了這隻恐怖的怪物

以為是來侵害自己的妖魔

牠們惶恐

牠們亡命逃跑

可憐被疑為怪物的猴子
還不知兄弟們對牠的懷疑、逃跑

牠們逃到什麼地方

牠追到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金榜自此沒有猴羣為犯

人們都稱斯南莪為神童

那狡猾的巫師更可笑

甘文煙的厚煙幕後

又有了夢呓

「上天的教阿拉

感念金榜人家的祈誠

特派牠的使者下凡塵

小斯南莪即是牠的使者」

天使斯南莪

神童斯南莪

他擔負着老彭古魯的憂愁

他解脫金榜的劫難

(九)

日月年箭般飛過

斯南莪已是十六歲的小伙

他喜歡扮成武士

他的腰間佩帶着

彭古魯傳統的古劍

他雄糾糾地站立在友伴羣中

像是一座山岳

他的充滿智慧的，毅力的雙眸

發射着神光

他和靈的
俊俏的臉龐
尤其是那微笑
更是令人神往

他和友伴們

喜歡在森林裡埋伏狩獵

曾經他徒手從金錢豹的魔爪裡

奪回金榜人家餵養的羊

曾經他在河裡

用他那把古劍

和鱷魚肉搏了一個晝天

為了救一個小孩的生命

(十)

開齋節的前夕

彭古魯和斯南莪正在晚禱

有人從金榜仔趕來求援——

海盜兀鷹正攻擊金榜

小小年紀的斯南莪

請纓挑起救援的重責

他帶領二十名青年同往

他們分乘兩隻小舢舨

冒着巨風、狂浪

沿着馬六甲海峽來到文律河畔

一艘大帆船

船頭上一隻展翅的大兀鷹

翱翔在

擊着的深紅色的浪波上

他們深知自己的力量

敵不過強敵

不能正面力爭只能智取

他們的舢舨

被蘊藏在河灣沼澤的紅樹林裡

斯南莪派勇敢的阿旺

潛入金榜仔連絡：

「等待文律河一把火昇起

金榜裡的人捨命衝出殺敵。」

勇敢的年青人

他們祈禱着上帝

他們等待着黑暗的降臨

他們摩拳擦掌等待着

對強暴者的痛擊

他們看着一批批的強盜

離開大船向陸地前進

小斯南莪領着年青勇敢的兄弟

潛水上了大船

殺聲和火在風浪的黑暗海上

爆起

前進着的海盜

回頭看見了火光

心裡起了恐慌

金榜人家

看見了火光

鼓起了勇氣

海盜兀鷹王

知道背後受敵人的偷擊

他帶領部下回頭抵敵

阿旺知道同伴偷擊成功
他帶領金榜人家追敵

兀鷹王面背受敵
致阿拉對他殺人的病狂報復到了
他看着大船在火海裡燬滅
餘燼在大海裡飄盪

他沉重的一聲嘆息的時刻
斯南莪的古劍已穿沒過他的心窩
然而呀
這不可一世的魔王倒下了

人羣在他身上奔跑
海盜全被殲滅了
佇金榜人家
高喊着英雄斯南莪的名字

英雄斯南莪
像神似的被高抬進金榜
彭古魯招待他在家裡
次晚

金榜裏舉行狂熱
金榜人家為
酬答斯南莪救命之恩典
為慶祝勝利
翩翩的約吉舞會
在彭古魯的家門前的曠場跳起

是晚
約吉舞會的熱鬧的情形
是金榜有史以來
空前的第一遭
金榜鼓手打响了鼓鑼

一陣歡迎的掌聲中
小斯南莪在彭古魯的陪同
微笑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他沒有向人羣說什麼
微笑已使人們的心盪漾
瀟灑俊俏的面孔
使到他的友伴

得到少女們的崇拜
他和彭古魯席地而坐
他看着友伴與少女優美的舞姿
但沒有一位少女
榮幸地得到他的邀請
雖然

少女們都盼望與他共舞的榮幸
少女羣中有雙奇特的眼睛
雙瞳像發亮的烏珠子
浮浸在碧波的湖心

烏光的頭髮披垂在雙肩
像天上的雲
小小的嘴
像含苞欲放的薔薇
而那臉龐

潔白的像芬芳的素馨
這些來形容她的一切
還不能完盡
她是金榜裡一朵美麗的花

小斯南莪呀
像觸了電
心兜
像揚帆波浪上的小船
七上八下

他情不自禁上前請求共舞
少女移動着舞步輕輕
圍在頭上的白紗巾

像圍繞着盈月的白雲
他倆含情默默地跳舞
他倆的心結得緊緊

他倆連續着跳了幾隻約吉
斯南莪回到彭古魯身邊
彭古魯笑容滿面說道
與他共舞的少女，——
名叫花敏娜
就是自己最小的千金

花敏娜今年才滿足十四歲
她是金榜裡的一朵白素馨
不僅面貌美麗
也有聰明的腦筋

金榜裡的小伙子
為她班頓唱個不停
富裕的彭古魯
也來求過親
花敏娜呀

那個也不傾心
斯南莪在彭古魯家盤桓四天
他們天天見面
他們沒有足夠的機會訴衷情
他們却發下海誓山盟
少男少女一見鍾情
自此種下千古的佳話

英雄愛美人
綠葉綴紅花
(未完)



雪惠州會館遊藝會演出之「蓮池舞」

觀雪惠州會館遊藝會演出後



（編者按）：本
文係沁遠君於參觀雪
州惠州會館第一零七
週年紀念遊藝晚會後
所寫的一篇感想，他
對於各項節目的批評
雖然只是一般性的，
還不夠深入和全面，
認為，沁遠君提出的
問題觀點是
可取的，最少對於一
些看過該演
出及一些愛好文娛活
動的朋友是
以供讀者們參考。

懷着激動與喜悅的心
情，抱
着一股赤誠熱烈的情
感，參觀了
雪蘭莪惠州會館一零
七週年紀念
所演出的遊藝會，這
使我深深地
感動與體會到，盡
管在這醜惡的
現實社會裏，仍然
有其美好的一面
存在，溫暖着悲涼
的人間。雖然那
僅僅是微弱暗淡的
燭火，但是，「一
粒好的細小種子，
掉在大海裏也會長
出一個島來」，這
是令人感到鼓舞與
欣慰的。

誠然，健康的文娛在
祖國是
落後與荒蕪的，這不
能苛責獻身
於健康文娛的藝術
工作者，挫折不
盡了他她們的一份
力量，把有力
健康的文化和藝術
的種子散播在
這荒蕪的園地上，
奉獻給廣大的
人民，充實和豐富
了人民羣衆的
社會生活。其實，
健康文娛在祖
國所以落後，是具
有其客觀的困

難因素存在，健康文娛在祖國藝
壇上不能積極的發展，是因為得
不到支持與提倡，反之，却遭受
到重重的打擊與挫折，在極度困
難中展開活動，造成健康文娛長
久陷於低潮時期。如果回顧了以
往的事實，我們自然就瞭解個中
的原因了。而另一方面，就瞭解個
中精神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就
瞭解個中精神的黃色文娛却在優
越的條件

，他們需要大量的營養，唯有大
力的提倡及介紹健康的文娛，才
能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但是可
悲的是能負起這項任務的僅有少
數的團體及學校，能突破種種困
難舉辦遊藝會，使文娛活動不致
於完全沉靜下來。可喜的現象是
每逢有健康文娛節目演出時，都
能得到觀衆熱烈的支持，從這點



彩帶舞劇照

下加速的發展，黃色毒素像缺堤
洪水，到處泛濫，毒害與腐蝕人
民的思想，使人民陷於墮落與幻
境裏不能自拔，而忽略了現實社
會裏所存在的矛盾，找不出矛盾
現象的原因，使他們失却了追求
美好生活的勇氣。因此要激發與
填補他們這種精神的空虛與貧乏

看來，我們不難瞭解人民對健康
文娛的渴望與愛好，使獻身健康
文娛的藝術工作者泛起的溫暖的
笑意；因為他們辛勤努力的血汗
結晶并不是白費的。

當然我們也不時的看到一些
「文娛」節目的演出，如獨唱會
，話劇，歌劇，京劇聯歡會等等

，一副貴族的派頭，其根本歪曲
了藝術意義的象牙塔內的「藝術」
是令人不敢苟全的。另一些却是
充滿了灰色思想，給有閒階級作
為消閒品，或是一些讓無聊的人打
發時間。更有一些懷有醜惡卑劣企
圖，掛起羊皮外衣，打着正面招
牌，堂而皇之的推出各種「文娛節
目」，結果卻讓觀衆折穿了而落
得冷落淒涼的場面，我們管叫它
「黃色類」就是了，因為他們沾
污了純潔的文娛園地。

因此，當我們環視了我們周
圍的一些敗壞和不道德的「娛樂
園」與「藝術」，我們就能評價出
雪蘭莪惠州會館這次遊藝會演出
的各種努力的價值。也許在演出
的技巧與內容上會有些不合理想
的性質，但是擔任演出的演員都是
業餘性質，我們不能過於強求，更
何況要評定一個遊藝會的演出價
值，其演出的意義首先就應該被肯
定的。

雪蘭莪惠州會館在近幾年來的週
年紀念日裏，都舉行盛大的遊藝
會作為慶祝，而幾年來，每一回
的演出我都抽空前往參觀，看那
熱烈與踴躍的場面，洋溢著歡樂
的情緒與夾雜著爽朗的笑聲，使
人心靈深深被感動。雪蘭莪一零
七週年會慶遊藝會與往年一樣，
由該會館單獨擔任演出，在兩個
全的地點演出兩晚的遊藝會，一
是在其會館大禮堂，而另一是在
市政局大會堂，因為舞台燈光等

—沁遠—

設備的較為完善，在市政局大會堂所演出的節目也比較成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節目的份量上來說，舞蹈節目是整個遊藝會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整個遊藝會吸引觀眾及受觀眾歡迎的節目。因此，我們應該着重在談舞蹈節目方面。

蓮池舞幽美動聽的音樂掀開了遊藝會的序幕。曉霧迷濛中，微風輕拂下，蓮池中飄蕩着一朵朵紅艷艷、白燦燦的花朵，蓮花姑娘踏着蓮步細細，在池中輕盈起舞，迎接那即將初昇的朝陽，是那樣的幽美，嫵靜，充份表現出北國民間藝術的精華與智慧的高結晶，顯示出人類純潔樸實的高貴品格，蓮池舞演來是高水準的，演員都能很好的掌握住個中的情緒發展，步伐熟練整齊，姿態美妙，輕盈，演來不流俗套，再加上恰到好處的燈光，使人看了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印度舞是反映印度民族歡慶豐收季節的生活片段。曠野上，翩翩民族男女青年歡樂愉快地翻起舞，傳統的服裝與舞姿描劃出他們的生活與習俗，使我們對兄弟民族藝術有深一層的認識。這個舞蹈的舞姿與技巧演來相當純熟，可措在情感的表達上還不能成功地流露出青年人的一股輕鬆活潑的歡樂情緒，而音樂節拍也稍快一些。

在祖國廣袤椰林裏，一羣馬來青年男女在辛勤工作之後，手拿椰殼，輕巧愉快的舞着，熱烈地反映出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勞動人羣健美的身段。也許還沒

有深刻瞭解到椰殼舞的思想內容，因此某些演員的動作與姿態演來難題與脫節。

風和日麗，五月的鄉村充滿了生活的氣息，田野上蕩漾着悅耳清脆的歌聲，姑娘們挑着茶担，載歌載舞，為她們的情哥哥送茶，她們陶醉在詩一樣的美好生活裏。「挑花担」演來相當成功，很深刻地刻劃出鄉村姑娘的活，生動及熱情的描述她們純潔的友情及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演重角的一「金花」與「八姑娘」，可說得上維肖維妙，把深藏在姑娘內心的思想感情完全表達出來，極富感染力。

劍舞是以武術為基礎的古典舞，通過舞劍來表現古代愛國女英雄的形象，同時歌頌她們勇敢剛毅的性格。而舞姿要英武俊美。但是這個舞蹈演來不算成功，在技術方面來說，對劍舞的「翻、轉、刺、削」，等幾個動作不能掌握，隊形亦不能整齊劃一，破壞了整個優美的畫面，同時亦不能體會到舞蹈內容的情緒。一個威武肅穆而帶優雅的氣氛，因為某一些演員裂嘴而笑沖淡了，影响了演出的效果，不過如能假以時日加以鍛鍊與體會，這些缺點是可以糾正的。

「這姑娘」是遠方國度裏少數民族的一種民間舞蹈。它反映出奔馳於草原上韃靼民族的愉快生活及其民族的幽默、活潑與熱情奔放的性格。担任演出的四位演員都能掌握到舞蹈的思想內容，把韃靼民族性格表露無遺，再加上特出及新穎的舞蹈風格，獲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

「彩帶舞」是雪惠遊藝會的壓軸節目。一羣熱情豪放的青年男女揮舞着彩帶，上下翻騰，多彩多姿，在明朗的天空幻起了無數美麗的彩虹，構成優美的圖案，象徵了美好生活的召喚，歌頌了生活的激情。彩帶舞是一個極難演得成功的舞蹈，但是卻演得極成功，令人內心發出衷誠的讚嘆。尤其是担任執彩帶演出的要角，演來最出色，那揮起來得心應手的雙彩帶，給整個舞蹈增加了技巧。

「馬來雙扇舞」演來平淡，動作簡單，內容貧乏，看了之後，仍然不知所要表現的內容是什麼，而且服裝也隨便，失去了藝術性。這個舞蹈是不適合於舞台上演出的。另一個「青春舞」也演來失敗，由兩個稚氣未脫的小孩子担任演出是最大的弱點，舞姿呆板而帶機械化，完全流露不出年青人的青春活躍氣息。

總的來說，舞蹈節目演出達到一定的水平，令人相當滿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節目的演出沒有佈景的襯托，弱化了它的感染力，在效果上打了折扣，另外一點是担任演出男孩子角色的都由女孩子來反串，不能明朗的表露出男孩子本來的粗豪性格，這種情形如能避免，最好是避免之。

山歌獨唱是一個很好的節目，它以新穎的風格出現，用簡單通俗的詞句及明朗的聲調唱出，也許會有人認為它不夠藝術性而貶低了它的存在價格，其實這種富于創造性，使人易於瞭解及接受而接近大眾生活的作品，只要

再加以藝術的加工，是值得提倡的。獨唱令人啼笑皆非，所選唱的幾首歌完全失去了它的文藝性，而破壞了整個遊藝會的嚴肅氣氛，這是令人遺憾的。

在遊藝節目裏安插了諷刺，使整個遊藝會內容更廣泛，更精彩。在這個社會裏，有着太多的悲哀與不幸，貧困的人們生活在痛苦的深淵裏，掙扎着與生活搏鬥，而留下了血與淚的史跡。因此，通過藝術的一環——諷刺反諷這社會的不合理，用悲涼的笑聲與淚影溫暖着這羣有着共同不幸命運的人們。這應該是要反映的思想與內容。對諷刺——全病相憐——的演出，我曾滿懷熱望，但是心靈却受到創傷；我失望了。內容所反映出的「病」是「怕老婆」，而且還不斷地強調着，像這種失却了教育意義及暴露黑暗面的低級趣味的作品，是要被批判的。

盡管如此，雪惠遊藝會的演出內容雖然不夠豐富，而且也有其一定的缺點，但是就算是成功的。在健康文娛的推動與貢獻方面，我們寄望着在改善與揚棄的原則下，在創作反映祖國三大民族現實生活作品的要求下，有更加良好的表現。

看着那一張張熟悉的笑臉，對她們幾年來獻身於舞蹈藝術工作的辛勤與不懈精神，我致予無限的敬意，并殷切寄望她們掌握住為人民大眾的正確藝術觀，朝向健康文娛大道前進而努力。

火的道。路 (續) | 史 |

「哈囉！老梁！原來是你呀！」說着就伸出了右手。

梁萬全看了看他，不和他握手，冷冷地問：「你到底想來做什麼？」

「打開天窗說亮話！」陳紹昌看梁萬全用這種態度對待他，心里很氣：「園主是我伯父，他叫我來和你們談判。」

「還談什麼，答應賠償，我們讓你拆，要不然哪，哼！」村民中有一個粗壯的漢子比一比他手中的扁担說。

「笑話，地方是我們的，在我們地方上的屋子當然也是我們的，我們要拆就拆，誰敢阻擋？」

「我們敢阻擋！」又有一個村民說：「有本事就叫人來拆，看我打斷他的狗腿！」

車里那個妖艷的女人一搖一擺地走過來，拉陳紹昌走：「走吧，跟他們說什麼，下次叫警察來！」這個女子，竟不是沈桂金。

陳紹昌見村民兇兇地看着他，深怕被打，但又無法脫身，這時就趁機攙了那女子的腰肢走上了車，駕車去了。

村民向他吐口水，臭罵一頓，村民們都在說：

「好在「亞答」公會的人出頭，不然陳炳伯的屋子可就被拆掉啦！」

大家聽完了梁萬全講的故事，好像忽然開了眼界，知道社會上還有這樣的事情。

「奇怪，那女人為什麼不是沈桂金呢？」趙一青問。

「那還用說，準是給陳紹昌丟掉啦！」高笑明說。

「可憐！」陳紫雲說。

「活該！」李紅英說。

「那有什麼大不了的，世界上又不是只有陳紹昌一個男人！」莫來香說。

他們一直談到很夜才睡覺。

八

高笑明坐在藤椅上，翹起腳在看報紙。

看了一會，他的視線就被「青年天地」上的一首詩吸引住了，他仔細的一看，筆名叫周思，題目叫「青春的節奏」：

為什麼我的心

像野馬一樣地奔騰？

為什麼我的心呵，

每一天都歡跳不寧？

我青春的綠葉，

曾經在生活的苦旱中枯死，

我像一個沙漠的旅人：

無望地尋找着生活的綠洲……

為什麼我的心呵

現在却跳動着青春的節奏？

寂寞飛走了

陽光照進了我的心頭！

我在追向着自己的心：

是什麼使你那樣的歡欣？

呵呵！我看見她的笑臉像盛開的花，

使我想起了美妙的愛情！

「哈！老周在戀愛啦，愛情多偉大，把他的頹廢主義也趕走了！」高笑明看完了周思文的情詩，心里引起了一陣妒忌：老梁和紅英攬起來了，老周和來香也攬起來了，現在只剩下老趙，紫雲和我還沒有着落！

「哼！老梁連攬戀愛也比我先，我實在有點不服。」他心想

他常常覺得：老梁和紅英好像很輕視我。他們大概以為我連愛人也沒本事找呢！哼！我一定要找一個給他們看！

想到這里，他就想到自己最近在陳紫雲身上的功夫頗有成績，就高興地笑了。

他把報紙用力往桌子上一丟，忽然想起自己還有一件什麼事情沒有做。他的肚子「咕嚕」了一下，他才知道還沒有吃早餐。

於是，就向他母親喊：

「媽！茶還沒有泡好嗎？」

「好啦！好啦！」他的母親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趕緊端了一壺茶和一疊麵包，疼愛地看着高笑明：「我看你在看報紙，才沒有打擾你！」

高笑明的家庭並不富有，他父親只是個小商人，可算個小康之家。但高笑明在家，却像一個少爺，父親特別疼愛他，因為他們生了四個女兒，只有他一個兒子。

「媽，我那條「特哥朗」的褲子熨好沒有？我等會要出門。」高笑明想起了陳紫雲，就決定去找她。

「昨晚就熨好啦！」他母親一邊走向廚房一邊說：「在房裏那個衣櫥里。」

高笑明吃了兩塊麵包，喝了一杯茶，就去換衣服了，他穿好一襲白襯衫，穿了那條「得哥朗」褲，然後在鏡子前照了一下，這下發現那一撮鬚子粗粗的，很難看，就找了鬚刨，把它刮掉了。然後，又在鏡子前欣賞了一會，他覺自己的樣子倒有幾分英俊，雖然頸項長了一點，但還不傷大雅。於是對自己的影子笑了笑，才去穿鞋，穿了那剛買來的黑得發亮的皮鞋，出門去了。他一邊走就一邊想：我今天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自從那次去周思文的家後，他就愈發覺陳紫雲溫柔可愛，他最難忘記的，就是陳紫雲驚蛇時，緊張地伏在他的身上那一幕。回家後，他曾經仔細地想過：陳紫雲雖不十分漂亮，身材比不上莫來香，但也有幾分姿色，而且莫來香看來是被周思文鈎去了，李紅英又和老梁攪起來，在這些同學當中，也只有陳紫雲一個有下手的餘地！

「只要我下鈎，陳紫雲一定到手！」他想：「這些『查某』仔，大多崇拜男人的才能，而不大考慮其他問題的！」

有一天，他去拜訪陳紫雲，陳紫雲驚奇於高笑明的到訪，因為在她過去的印象中，高笑明是

很看不起她的，而現在却親自來找她，使她有點受寵若驚，便熱情地招待他：

「請坐！請坐！」說着，就自己去斟了一杯茶來給他：「請喝茶吧！」

等陳紫雲坐定後，高笑明把椅子靠在椅背上，有心無意地對陳紫雲笑了笑；然後說：

「上回你在周思文家時，曾經希望有人能幫助你是不是？」

「是的，就像花草需要甘露一樣！」她覺得，在高笑明的面前，應該說點富于智慧的話語。

「那可有人在幫助你了？」

「李紅英近來很關心我，她有時有來我家，可是她時間太少了，常常到鄉會去，」陳紫雲有點惋惜地說：「要是她能常常和我在一起該多好啊！」

高笑明一聽見李紅英的名字，心里就不爽快起來，他想：要是讓這妮子來聯系陳紫雲，我的機會可就要失去啦！不行！我一定要想法子把她爭取過來！

「李紅英有什麼用？她自己的理論水平還很差，那有辦法幫助妳進步？」高笑明極力要想法子把李紅英的威信打下去：「她有點不自量，自己沒有時間，還想幫助妳，其實，不過給妳一個空洞的安慰吧了！」

「可是除了她，還有誰看得起我？」陳紫雲悠悠地說。

「那里那里，」高笑明兀的直起身來，很認真地說：「我看得起妳！如果妳也看得起我，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妳聯系。」

「好啊，好啊！」陳紫雲高興起來，她覺得老高最近很謙虛了，她想：他是攪政治的，理論又好，一定能幫助我進步。

從此，高笑明差不多每天都到陳紫雲的家，常常帶了一些深奧的理論書給她看，她看不懂，他就和她分析，趁機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能。每次，陳紫雲聽了他的分析，似懂非懂的，但她還是很高興，她漸漸地覺得，高笑明着實是一個人才。着實是一個值得崇拜的人。

而高笑明每次來她家時，都忘不了兩個任務：一個是爭取陳紫雲的好感，一個是打擊李紅英的威信，兩者統在一起：追求陳紫雲。高笑明的話聽多了，她對李紅英的印象也就變了。

有一次，陳紫雲這樣問高笑明：

「老高，昨天李紅英來我家，她說她鄉會要多開幼兜班，問我是否可以去教。」

「那妳答應了沒有？」高笑明緊張起來。

我很想去哪，不然我們時間也浪費了，而且，聽李紅英說，那邊還有很多青年人，」陳紫雲看見高笑明的臉色很不好看，就問他：「老高，你說應該答應她嗎？」

「事情本來是好的，但是，李紅英叫妳去就不好！」高笑明很認真地分析：「李紅英只是想利用妳，替她和老梁建立威信，妳要知道，那會里的頭就是他們兩個了！妳想想，妳去教幼兜班，自己能夠得到什麼？」

「好在我沒有答應她！」陳紫雲低下頭去。

「如果你喜歡熱鬧，倒不如到我那邊去。」高笑明伸長了脖子，神氣地說：「我那邊的成員，文化水平低，個個是「老務伯」，如果你去，還可以負責文化班呢！」

「那更好！我一定去！」陳紫雲興奮地說，她多感激高笑明呵！「他多關心我！」她笑笑

可是，過了很久，高笑明還沒有拉陳紫雲去負責文化班，因為他仔細考慮過後，他就不喜歡她到那邊去了，他想：要是她去了，我就「漏氣」了！原來他在那邊並不是領導人，人家不喜歡他亂發表激烈的言論；另一方面，文化班早有人在負責了。

陳紫雲常常問起他文化班的事，他就推說：

「近來其他事情很多，還沒有正式討論過，再過一些時候，我一定要提出成立文化班的事！」

「其他人會贊成嗎？」

「包妳沒問題，我的意見，從來沒有人敢反對的！」高笑明說：「那些『老務伯』怎麼敢反對呢！有一次，我上去演講，那些傢伙聽得嘴開！他們認識不高，怎會不聽從我的意見哪！」

陳紫雲已經非常信任高笑明了，關於李紅英的事她也相信高笑明的話，對李紅英有了不好的印象。

昨天，李紅英來找陳紫雲，問起她是否答應去教幼兒班。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是別人的工具！」陳紫雲冷冷地說。李紅英心里一陣難堪，她再也沒有想到紫雲會講這樣的話，她心里很氣憤，但她沒有爆發出來，忍住氣溫和地問：

「紫雲，妳為什麼那樣說呢？我們相處了那麼久，難道妳還不了解我，還不信任我嗎？」

「都跟妳說不要去了，還嚼嚼什麼？」陳紫雲給李紅英一個不好的臉色，就把頭轉開。

李紅英被她一激，火性子就爆發起來：

「擺什麼架子！」

但她立刻就責備自己：她誤會了我，我應該原諒她，怎麼好向她發作呢？何況，她畢竟是認識不高的人。想着，她又沈住氣，好聲好氣地對陳紫雲說：

「紫雲，請妳原諒我的激動！我想，不管妳對我有深淺的誤會，我還是會原諒妳，而且，如果妳還需要我的幫助，我也會盡我的能力！」

「幫助我？」陳紫雲轉過身來看住李紅英，諷刺地說：「妳還是去幫助三歲小孩子吧！」

李紅英這時是再也忍不住了，就說：

「妳到底把我當什麼人看待？你以為了不起嗎？再照照鏡子吧！」

說了，就痛心心地走了！

高笑明一路上在盤算着要怎樣向陳紫雲表白自己的愛意，沒想巴士車已過了一站，他偶然向車外一望，才趕緊立起身來準備下車。

下了車，在溫暖的陽光下走了一段路，他發現路上的行人好像都在對他神秘地笑，好像都懂得他的心事似的。

陳紫雲的家庭，也可以說是小康之家，父親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受薪職員。她母親是個慈祥的婦女，好心、怕事，就像陳紫雲一樣，她很疼愛陳紫雲，因為她

的一個大女兒出嫁了，兩個兒子一個結了婚，一個畢業了兩年沒有工作，陳紫雲是小女兒。

高笑明走進陳紫雲的家，看見只有她一個人在，就問：

「紫雲，沒有人在家嗎？」

「我不是在嗎？」陳紫雲頑皮地對他笑。

「這樣說，只有妳一個人在了？」他很高興，這該是天意，安排這樣好的機會給我。

「他們都出去啦，我正苦於沒有伴，好在妳來了！」陳紫雲微微地笑，臉上露出了美麗的酒渦。

「啊！她這句話多有意思。」

高笑明想：「看來她對我也是念念不忘呢！」於是他在陳紫雲的對面坐了下來，凝神地看着陳紫雲的臉，心里在搜索那一句最高明地表達情意的句子，忘記了自己目不轉睛地看着陳紫雲的臉。

陳紫雲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把頭低了下去：「他為什麼那樣看我？啊，那眼神里包含了多麼豐富的深情呵！」她想。

「紫雲，我想問妳一個問題。」高笑明想了許久，還想不出一句很漂亮的開頭話。

「什麼問題呢？」陳紫雲眨着天真的雙眼，她心里有點緊張；要是他直接提出那問題來，我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

「我們常常在一起，如果——」高笑明頓了一下才說：「如果人家說我們在『打鐵』妳有什麼感想？」

陳紫雲緊張地怦跳的心，這時到了最高峯，使她忘記了自己是在興奮還是在緊張，她反而覺得自己是很鎮定似的說：

「人家要說，就讓他們說吧！」她說着就扭扭地把頭轉過去，不敢看高笑明。

高笑明高興地站了起來，就牽陳紫雲的手：「那麼說，妳是答應我了？」

「赫？」陳紫雲趕緊把手抽回來，她這時的心里有點亂，也有點矛盾，她愛高笑明，這是肯定的，但她一想起愛情這一件人生大事，不可以馬虎時，她心里又有些恐懼，她真的沒有勇氣說出自己是不是在愛高笑明，她想：這句話一說出來，幸與不幸，就決定了！但是，現在不容她多想，高笑明正在疑惑地望着她，她不能不回答，於是她說：「你能讓我考慮一下嗎？」

「紫雲，還是果斷一點吧，我愛妳，這是毫無疑問的，妳還有什麼顧慮呢？難道我和妳相處了這般久，妳還不信任我嗎？」高笑明焦急得有點不耐煩了。

（未完）

友 興 洋 服

吉 隆 坡 昔 橋 拉 律 門 牌 三 〇 五 號

Yow Hin Tailors,

305, Circular Road, off Peel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5096 電話：二五〇九六號

◀◀ 本 精 時 服 工 妥 價 相 諸 光 無 歡
號 製 代 式 作 善 格 宜 君 顧 任 迎 ▶▶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